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枋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土字文



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栗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感也之後乃  
在齊景公有馬千駟四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  
在堂下又問雖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  
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顯當  
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肅  
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棟明史稱  
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游於論

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  
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  
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  
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  
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  
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  
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  
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  
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堯舜退舍果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及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夫聖人爲之臣尚幾不能保全滕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弭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即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  
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廻又問隱皆  
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元有物則群雀  
集而食之人故興之則不即來食須是父乃集蓋  
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過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  
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  
遜于齊致于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  
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

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馬  
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于廟亦只稱夫人則  
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  
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  
秋之意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  
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  
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  
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  
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桃廟如何曰初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桃也  
所桃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  
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若上更有二廟  
不桃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桃只桃得  
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  
不桃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桃之  
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  
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  
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

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  
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  
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  
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  
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  
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  
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  
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



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  
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  
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湏是出於  
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  
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  
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  
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  
郊賞數十年後可革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  
不數十年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爲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  
是武帝孫擔當不過湏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  
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  
當時湯旣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  
四歲故湏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  
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  
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湏  
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  
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



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  
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祖桐宮居憂三年終能  
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  
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  
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  
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  
尊范文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  
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  
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  
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  
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于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  
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  
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  
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  
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  
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  
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  
為非甲為則乙為

子路出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  
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為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荅曰書  
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

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  
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  
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為  
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  
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  
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  
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  
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  
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為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

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  
昔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  
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勝皆以伯  
姬之故書否曰然勝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知此  
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畧見此模樣只被漢  
儒推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有其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兩錄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  
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  
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  
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  
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  
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  
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飭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第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閭閻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

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遜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無所不怒是所謂遷



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湏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湏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湏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賭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不會孔子昔嘗寤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



如高宗夢傳說真箇有傳說在傳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微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

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特別自有逆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



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愆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計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事。周子路事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

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為大夫，曾皙不肯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明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為常，都未知有君。此言不足，恠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爲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即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即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于陵匹夫天應如此况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  
曾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  
嚴聽今有人焉以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  
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  
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之兄邪或告曰彼之子  
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旣而  
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  
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  
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論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其竊謂人之初生受天

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  
其中及其旣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  
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  
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實于中事  
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  
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脩爲其仁者必  
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  
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



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父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

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湏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彜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



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父本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偽矣

脩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序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

公作樂章欲

歌一作

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

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



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  
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  
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  
燕享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  
也曰比者直比之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  
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  
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  
稱頌德美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

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

一本章首云能治亂絲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  
也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  
明矣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  
之正月也不書商歷以見紂自絕于天矣聖人一  
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  
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大早自當緩之非再駕  
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相  
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  
生之謂性先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  
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  
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  
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  
稟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爲  
情動爲心質幹爲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  
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  
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戒皆生來  
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  
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

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爲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槩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



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拜取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

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一作此

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

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荀

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雖未

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耳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

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

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

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

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



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養心性

盡已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卧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  
耳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本

期氏注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  
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  
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  
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  
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  
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  
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意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脩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及躬而已矣反躬在致

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嘆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  
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  
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厭  
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  
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  
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  
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  
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  
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  
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  
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敝焉而有執者楊墨之  
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  
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

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



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  
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  
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  
不行

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  
人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  
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煩也  
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  
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  
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  
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  
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欲曾子之  
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

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之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致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



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  
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  
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  
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  
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  
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  
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  
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  
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



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  
書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  
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  
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

擾也故善學者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  
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  
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  
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  
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  
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  
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  
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為易知之為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為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

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

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之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



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

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

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



至於喪已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揚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  
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實必當功而曰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  
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  
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  
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游而不決  
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  
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  
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  
性以至於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  
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



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人之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

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為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



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感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

### 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曰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  
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  
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  
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